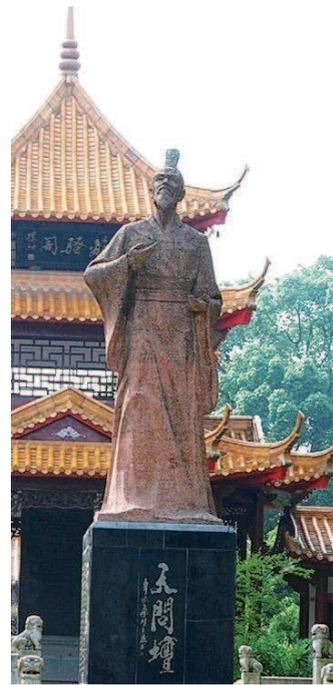


从我们的时代看屈原

◆ 骆玉明



■ 汨罗屈原祠

当我到达汨罗，我曾经和当地的朋友说，中国的读书人，特别是中国搞古代文学的读书人，他们一定要有一次在汨罗的朝圣之旅。从我们的时代看屈原，从什么地方开始说呢？从《史记》屈原传的描写开始。《史记》用充满感情的笔调描述了2300年以前那个夏天：“屈原至于江滨，被发行吟泽畔，颜色憔悴，形容枯槁。”他和一位渔父谈话，他拒绝妥协，拒绝圆滑，拒绝与世沉浮。最后跃入汨罗江，那个声音从此成为中国人永恒的记忆。

后世经过汨罗江畔的人，或者仅仅是读过屈原作品的人，都会像司马迁一样，“未尝不垂涕，想见其为人。”但是，泛览凭吊和评说屈原的诗文，你会发现，人们对屈原的怀念、关注和取舍是有所不同的；比如魏晋名士读到《离骚》，说“痛饮酒，熟读《离骚》，便可称名士”。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时候，也跟学生说这句话，“熟读《离骚》，痛饮酒，便可成名士”。读《离骚》是成为名士的一个方法，这不是我们特别关注的。我们看这种问题的差异主要是跟时代特点相关，跟时代价值观有关。

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？中国人正在从事一个前所未有的创造，正在以宏大的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这是一个历史的进程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：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，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。

那么，现在纪念屈原，我们格外关注的是什么呢？在屈原的生平活动和创作当中有哪些东西最值得加以继承和发扬，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呢？我从四个要点来说，我的说法未必正确，或者也不是很新鲜的见解，但是我想把我想到的一些事情着重地作一些说明，供大家探讨、批评、抛砖引玉。

永远的求索

人们讲到中国古代诗歌的名句，不假思索就能够背《离骚》中的：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这是大家最熟悉的，不能够背这句诗的人很少。通过这句诗我们能够从屈原身上看到一种不愿意被蒙昧无知所遮蔽、不愿被晦暗的力

量所束缚的精神，我们引用这句诗的时候，是作为对自己的一种勉励，这就是永远的求索，这是我说的第一个话题。

在这个话题中特别想讲的，是屈原对于无知的敏感。我们这样来理解：人类无论在何种条件下，总是能够给世界做出完整的解释。比如盘古开天地、女娲造人这样的神话，在今天看起来也许是荒诞不经的，但是在古人那里就是严肃的知识。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受条件的限制。事实上，一些杰出科学家也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普遍认同的许多重大的科学原理，大多数在将来会被否定；虽然在今天它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方法，但是在将来，很大的可能，人们会认识到其中有大的错误。这样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情况：一种是满足于已有的对世界的阐释，对世界的设定，这样你就会认为我们是聪明的，我们是清楚的，我们是明白的，我们所理解的世界和世界的秩序是无疑的；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理解方法，如果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寻找一个代表性人物，就是屈原的理解方法：我们是无知的，我们被巨大的无知所包围，我们对世界所有的阐释所有的设定都是可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，而世界过于宏大、复杂和深邃。这是人所面对的最基本的事实。屈原对此有清醒的认识，《远游》中有一句诗，非常清楚地概括了他的这种认识：“惟天地之无穷兮，哀人生之长勤。”天地是一个无穷尽的存在，而短暂的人生是非常的辛苦。“往者余弗及兮，来者吾不闻。”过去的我没有赶上，将来的我无法知道，人是有限的。按庄子的说法，就是以有涯追逐无涯，那是很危险的。这样一种认知，对世界的无穷和对人生有限的认知有可能导致什么？它会导致一种对求索的放弃。

但是在屈原那里，它不是放弃的理由，而是催促求索的动力。在屈原看来，就是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所以人们对宇宙、自然、历史、社会所做出的已有的认知、已有的解释、已有的设定，无可避免地包含着缺陷、错谬、不充分。所以人是在被巨大的无知所包围的。这种无知的包围给人带来一种紧张，人需要冲破这种包围。

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屈原，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看到《天问》，他追问一切，视野无比广阔，一口气提出了170多个问题，这些问题包含的范围非常大。假如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，引用明末李陈玉《楚辞笺注》的分法，他把它分成三大段。上段是问什么？“问天上事许多不可解处”，中间一段问什么？“问地上事许多不可解处”，最后一段问什么？“问人间事许多不可解处”，天上、地下、人间有那么多不可解处。鲁迅也赞美他，说：“怀疑自遂古之初，直至百物之琐末，放言无惮，为前人所不敢言。”这是一种伟大的精神，这是一种创造的精神。疑问就是创新的开始，疑问本身就是一种创造的力量。屈原的求索，首先是我们对无知的敏感，我们是无知的，我们被巨大的无知所包围，所以我们需要求索。屈原的这种精神非常好地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华文明具

有突出的创新性。

在今天而言，把中华文明的求索精神和创新精神发扬光大，正是我们今天重要的使命。不仅将促进科学和各种文明的发展，也将改造人们的精神生活，使人们摆脱蒙昧，使人们从知识的增长中感受生命的力量和生命的快乐。生命真正的快乐，就是来自于从无知的包围当中去突破，去寻求我们对世界的不断更新的认识和不断深化的理解。

不灭的忠诚

这里牵涉到一个讨论了很久的问题，关于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问题。我们把屈原称为爱国主义者，这当然是不错的。当时的中国分为若干个诸侯国，彼此攻战不休，不过这些诸侯国在文化上不仅是相通的，而且是趋向于融合的。举个例子，《离骚》中有很多对圣贤人物的赞美，比如说尧舜禹武，这也是其他诸侯国所赞美的对象，并且这些圣贤人物本身来自中原文化系统。我为什么特别说明这一点呢？我们如果不理解这一点，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屈原曾经确实考虑过，并且认真考虑过离开楚国，在好几首诗里面都有表现。大家最熟悉的是《离骚》中的最后一部分，他描写自己采纳了灵氛的意见，决定离开楚国。这时候他忽然感觉到有一种解脱，他在一片神话的气氛当中驾飞龙，乘瑶车，扬云霓，鸣玉鸾，神志飞扬，自由遨游，他遨游在一片广大而明丽的天空中。这表明什么？表明屈原认识到离开楚国是一条摆脱困境的道路。但是《离骚》最激动人心，最让我们感动的地方是在这后面，大家都很熟悉的。正当他“高驰邈邈”之时，“忽临睨夫旧乡。仆夫悲余马怀兮，蜷局顾而不行。”他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离开故土，于是《离骚》在这里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感情波折，最后他选择自沉。

那么，是什么原因阻止他离开楚国呢？那就是一种不灭的忠诚。我们可以列举，比如说这是对人民的忠诚。“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。”“民离散而相失兮，方仲春而东迁。”这是我们都熟悉的诗句。同时这也是对乡土的忠诚，我们只要读屈原的作品就能够感受到，屈原对这片乡土是多么熟悉、多么热爱。如果说各种各样的土地都有它可爱的理由，对屈原来说，故国的土地跟所有的地方是不一样的，是他情感所牢牢牢记的土地。当然，还有对君主的忠诚，因为君主在那个时代是国家的象征。我们看《史记》的表述，司马迁很清楚地指出来，屈原对君主的忠诚，包含着通过君主来改变政治的希望，“存君兴国”。这些我们都很熟悉。

还有一点说得不是太多，就是政治人物对自己的政治责任的忠诚。关于屈原的家族、关于屈原的地位、关于屈原的身份，在学术界当然有很多讨论，如果我们相信司马迁《屈原列传》的记载，相信他“入则与王图议国事，以出号令；出则接遇宾客，应对诸侯”，我们可以理解，可以相信他曾经是楚国政治的核心人物。当然他遭遇失败了。这种失败是因为怀王的昏聩，政敌的侵害。

当时屈原的政治理想不能够得到实现，但是这能不能成为一种放弃责任的理由呢？也许换一个人，可以这样认为。我们现在回头读《离骚》的最后一段，当他决定要离开楚国的时候，为什么会感觉到那么轻松、那么欢乐？他会感到快乐，是因为一切都可以放下；一切挫折、一切失败、一切诬陷、一切小人的毁谤、他们令人厌恶的贪婪，统统可以放下。放下就轻松了。

但是，统统放下以后，还有什么东西也跟着被放下了？他在楚国做过的一切，也会放下，他的一切努力，一切期待都会放下，他只有真正把这也放下，才是真正轻松地离开的，但是这个的确放不下。这就是屈原，当他最后不能摆脱的时候，有一个东西至关重要，或者说是致命的，就是对责任的忠诚。我们来看屈原的诗，《怀沙》最后的几句话，“知死不可让，愿勿爱兮。”既然死是不能推托的，我们就不能贪生。“明告君子，吾将以为类兮。”告诉天下的君子，我可以做出一个榜样，“类”可以解释为今天“榜样”的意思，死并不是为了他自己的解脱，死是责任的完成。因为他以他的死，告诉对楚国有能力也应该承担责任的那些人，他们应该做什么。同时我认为“吾将以为类兮”，可以延伸到很远，因为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。我们可以把屈原看成中国文化象征性的人物，一个典范性的人物，他给后人做出了榜样，文天祥、谭嗣同，我们都可以看成是对于这样一种精神的继承和发扬。

不屈的意志

我们谈论屈原的忠诚时，有时候会误认为忠诚这种品格会带来性格上的缺陷，性格柔弱，甚至一味地顺从，扭曲自己。但是在屈原那里完全不是如此。《离骚》是非常骄傲的自我赞美。屈原虽然忠于君主，但是在君臣关系上，他并不是把自己描写成一个唯唯诺诺的仆从，他是把自己放在类似导师的位置上，“乘骐骥以驰骤兮，来吾道夫先路！”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。

屈原后来遭遇到政治失败，屈原被他所处的世界，也就是楚国的政治上层社会所否定，他被取消被抹杀，这是一种很严重的压力。对于这种压力如何才能应对呢？当然有一种方法也是可能的，就是屈服，屈服于这种压力，从而获得苟且偷生的机会，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人做这种选择。但是屈原不能够如此，他的态度就是否定那个试图否定他的世界，他用那个时代最有力的、最华丽的、最富有激情的、最充满想象的语言去描述自己，描述自己的正义、高贵和美好，以此宣布事实上不是他的失败，是他所存在的那个世界的失败，他宣布他和这个世界对立。

当他受到攻击、迫害的时候毫不畏缩，投以甚深的憎恶和鄙视：“惟夫党人之偷乐兮，路幽昧以险隘。”“众皆竞进以贪婪兮，凭不厌乎求索！”甚至说：“鸷鸟之不群兮，自前世而固然！”他把那些反对他的人称为小鸟，不足道的东西。这种不妥协的态度，当然给他带来灾难，但

屈原无惧无畏，“虽体解吾犹未变兮，岂余心之可惩？”“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！”因为他是无所欲求的，所以他是不可屈服的。对于屈原的这种性格，我们知道在传统社会中曾经受到过指责，班固说他露才扬己，现在可能也有人对他有所不满，或者觉得他是否有夸张之处。但是这些我觉得都不重要，真正重要的是在屈原身上体现出一种刚直严峻、不屈不挠的品格。

社会很复杂，正派的人不一定总是受到尊重，不一定会成功。而邪恶小人结党营私，有可能一时成了气势，甚嚣尘上。怎么办呢？退让认输、苟且偷生是一种方法，还有就是屈原选择的路，这也是我们现在所要继承的路，也是林则徐的诗中所表达过的，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。”人格的高洁是更重要的，利益的成败有时候没有那么重要。

崇高的美感

屈原是一位政治人物，同时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。

屈原是一个心胸豁达的人，他对各种艺术的美都不以狭隘的功利观加以否定。他能够在楚地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新的诗体：楚辞。我们把“楚辞”跟《诗经》作比较的时候，《诗经》中的诗篇都是朴素的短小的，而屈原需要倾诉热烈激荡的情感，《诗经》那种短小、朴素、安静的诗体对于他来说不够用，他需要更加宏大、热烈、华丽的诗体，而“楚辞”就是这样诞生的，他有他特殊的情感表达的需要。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、注重华美的流派，最终都可以溯源到屈原。屈原的诗具有崇高的美感，他用幻想的方式描写自己遨游在天界，他写祭神的诗，写神灵之间伤感的恋爱，写祖国的战士奋勇杀敌，悲壮地捐躯疆场。屈原的诗那么壮大，那么华丽，那么迷人，他的创作成为中国文化最为珍贵的财富。

我们需要这样来理解：人类生活的美好依赖于各种创造，依赖于物质的创造，同时也依赖于精神的创造，文学艺术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。从根本上说，文学艺术就是自由的生命意志在美的形式当中得到了实现。从我们的时代看屈原，在中华民族追求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当中，我们必将以自由奔放的感情，创造跟这一历史进程相称的文学和艺术，我们以此纪念屈原。

